



隆按史記分三
傳班史合之
盧舜治曰南夷
君長以下三十
句為創置犍為
等六郡一大案
乃古今冠冕之
文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五

吳興後學凌稚隆輯校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師古曰後為縣屬牂柯郡。其西靡莫

之屬以十數。滇最大。師古曰地有滇池。因為名也。滇音顛。自滇以北君

長以十數。邛都最大。師古曰今之邛州本其地。此皆椎結。師古曰追反。結讀曰髻。為髻如椎之形。也。陸賈傳及貨殖傳皆作椎字。耕田有邑聚。其外西

自桐師以東北至葉榆。師古曰葉榆澤名。因以立號。後為縣屬益州郡。名為

舊昆明。師古曰舊即今之雋州也。昆明又在其西南。即今之南寧州。諸蠻所居是其地也。舊音髓。

編髮隨畜移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雋

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作都最大。師古曰徙及作都二國也。徙後為徙。

際按此上歷叙西南諸夷方隅風俗
楊慎曰韓非子載莊躄為盜於境內而吏不能禁此政之亂也躄蓋在莊王時此莊躄者楚莊王之裔也去莊王時百年又一莊躄也
茅坤曰莊躄王之土楚與尉佗之王南粵並乘中國窮中袋土

縣屬蜀郡祚都後為沈黎
再駮最大師古曰今夔州開州首領多其俗或土著
或移徙師古曰土著謂有在蜀之西自駮以東北君長以十數

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

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躄將兵循江上師古曰謂緣江而上也略巴黔中以西師古曰黔中即今黔

莊躄者楚莊王苗裔也躄至滇池方三百里師古曰地理志益州滇池縣其澤在西北華陽國志云澤下流淺狹狀如倒池故曰滇池旁平地肥饒數

千里師古曰池旁之地也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廼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

以長者

以長之師古曰為其長帥也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師古曰其處險阨故

道纜廣師古曰為其長帥也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師古曰西南之徼猶此巴蜀民或

竊出商賈取其祚馬燹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東粵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

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粵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南粵食蒙蜀枸醬晉灼曰枸音矩師古曰子形如桑椹蒙問所從來

曰道西北牂柯江師古曰道由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

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

隆按西南夷發於唐蒙司馬相如兩越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何此班史立傳之微言也

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迺上書說上曰：南粵王黃屋左纛。師古曰：言為天子之車服。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師古曰：食糧及衣重也。從巴苻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師古曰：多同其侯名也。厚賜諭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師古曰：比之於漢縣也。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迺且聽蒙約，還報迺以為犍為郡。發巴

王維楨曰：開邊黨者唐蒙而成之者相如也。武帝喜窮兵而二子中其欲，故致士民罷疲如此。公孫弘雖曲學阿世而視問以不使報則當時時事可知已。

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苻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諭。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饒，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餒，離暑溼死者甚眾。師古曰：餒，飢也。離，遭也。餒音能。賄反。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與擊，耗費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報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等因言西南夷為害。師古曰：言通西南夷大為損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保就。師古曰：令自保守且脩成其郡縣。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

漢書卷六十五 西南夷 三十一

凌約言曰唐蒙
食枸醬而通夜
郎張騫見印竹
杖而通身毒國
以段辭不對而
危對

宋祁曰據遷史
當云為求道西
此四歲四字當
作西字屬止句

夏時見蜀布印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
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印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
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
通蜀身毒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子廼令王然子
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閒出西南夷師古曰求閒
隙而出也
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羌廼留為求道師古曰當
羌滇王名
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師古曰為昆
明所閉塞滇王與漢使
言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知
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師古曰言
可專事招
來之令
其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粵反上使馳義侯因犍

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師古曰
且音子
餘乃與其眾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廼發巴蜀罪
人嘗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
下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師
古
曰言因軍行
而便誅之也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
始倚南粵南粵已滅還誅反者師古曰謂軍
還而誅且蘭夜郎遂
入朝上以為夜郎王南粵破後及漢誅且蘭印君并
殺苻侯冉駹皆震恐請臣置吏以印都為粵雋郡苻
都為沈黎郡冉駹為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
使王然子以粵破及誅南夷兵威風諭滇王入朝滇

隆按以上木史
記西南夷傳文
以下班氏所續

王者其衆數萬人其効東北勞深靡莫皆同姓相仗
未肯聽師古曰仗猶倚也相依倚勞莫數侵犯使者
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以兵
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師古曰言初始滇王離
西夷師古曰言一本舉上有滇字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
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師古曰為西南夷君長以
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後二十三
歲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牂柯
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師古曰遣
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為犇命萬餘人擊牂柯大破之

後三歲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
擊之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
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明年復遣軍正王平與大
鴻臚田廣明等竝進大破益州斬首捕虜五萬餘級
獲畜產十餘萬上曰鈎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長人民
擊反者師古曰鈎音鉅于斬首捕虜有功其立亡波
為鈎町王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後
間歲武都氐人反師古曰間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頷
侯韓增與大鴻臚廣明將兵擊之至成帝河平中夜
郎王興與鈎町王禹漏卧侯俞更舉兵相攻孟康曰
漏卧夷

邑名後為縣師
古曰更互也
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議者以為

道遠不可擊迺遣太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

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將軍

王鳳曰太中大夫匡使和解蠻夷王侯王侯受詔已

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憚國威其效可見恐議者選更

復守和解師古曰選更怯不前之意也太守察動靜

有變迺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師古曰曠空也一時

不早發兵也王侯得收獵其眾申固其謀黨助眾多各不

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師古曰言起狂

也尉遠滅温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育士師古曰

孫孫武

也吳吳起也賁育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没知勇亡所施

屯田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

加誅陰敕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

處師古曰調發也要害者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

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以為不毛之地亡用之民

聖王不以勞中國師古曰即猶若也宜罷郡放棄其

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

墮壞亦宜因其萌芽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

則萬姓被害大將軍鳳於是薦金城司馬陳立為牂

柯太守立者臨邛人前為連然長不韋令蘇林曰皆

益州縣也

隆按因其萌芽
即上罪惡未成
意

茅坤曰陳立雖
有功而鈞町一

帶迄王莽禍亂
不絕此足以為

蠻夷畏之。及至牂柯，諭告夜郎王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迺從吏數十人出行縣。至興國，且同亭。師古曰：亭，古

曰且音子餘反。召興，興將數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入

見立，立數責，因斷頭。師古曰：數音所具反。邑君曰：將軍誅亡狀

為民除害，願出曉士眾，以興頭示之。皆釋兵降。鉤町

王禹漏卧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立還歸

郡。興妻父翁指與興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

邑反。至冬，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

翁指據阨為壘，立使奇兵絕其饟道，縱反間以誘其

眾。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共。師古曰：共讀曰供。引兵

獨進，敗走趨立營。立怒叱戲，下令格之。師古曰：戲音麾。都尉

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蠻夷

共斬翁指，持首出降。立已平定西夷，徵詣京師。會巴

郡有盜賊，復以立為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居賜爵

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也。徙為天水太守，勸民農桑，為天下

最，賜金四十斤。人為左曹，衛將軍護軍都尉，卒官。王

莽篡位，改漢制，貶鉤町王以為侯。王邯怨恨。師古曰：邯其王

名也。牂柯大尹周欽詐殺邯，邯弟承攻殺欽，州郡擊之

不能服。三邊蠻夷愁擾盡反，復殺益州大尹程隆。莽

遣平蠻將軍馮茂發巴蜀，犍為吏士賦斂取足於民。

以擊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騷動莽徵

茂還誅之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師古曰莽

改益州為庸部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廣漢巴蜀犍為吏民十

萬人轉輸者合二十萬人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

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飢疫三歲餘死者數萬而

粵雋蠻夷任貴亦殺太守枚根自立為邛穀王師古曰枚

根太守之姓名會莽敗漢興誅貴復舊號云師古曰此漢興者謂光武中興也

南粵王趙佗真定人也師古曰真定本趙國之縣也秦并天下略

定揚粵師古曰本揚州之分故云揚粵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適徙民

隆按南粵傳本史記文而益之

與粵雜處師古曰適有罪者徙之於越地與其土人雜居十三歲至二世時

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師古曰囂音敖召龍川令趙佗師古曰龍川南

海之縣也即今之循州語曰聞陳勝等作亂豪桀叛秦相立南

海辟遠恐盜兵侵此吾欲與兵絕新道師古曰秦所開越道也

自備待諸侯變會疾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

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為國郡

中長吏亡足與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海

尉事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盜兵且

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吏以其黨

為守假師古曰令為郡縣之職或守或假也秦已滅佗即擊并桂林象

象

郡自立為南粵武王。高帝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為南粵王，與剖符通使，使和輯百粵。毋為南邊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鬲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擊滅南海，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武帝，發兵攻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之。師古曰：周竈也。慮音廬。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領。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財物賂遺閩粵西甌駱，役屬焉。師古曰：西甌，即駱越也。言西者以別東甌也。東西萬

茅坤曰：漢御夷得體

隆按史記不載賜佗書。樓昉曰：委曲回護，不自尊大，而所據者正所以感動而諷諭之者深矣。讀文帝此書，非但忠厚惻怛，能服夷狄之心，又且明白正大，得待夷狄。

餘里，廼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諭盛德焉。師古曰：言不以威武加於遠方也。廼為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師古曰：親謂父也。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為太中大夫。謁者一人為副使，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也。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師古曰：言未得通使於越。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諄暴乎治，諸呂為變，故亂法

之體
又曰惠帝即世
句變上文亦略
有輕重
又曰以故詩暴
數句要感動之
不可不說破
隆按文帝以柔
道治天下即側
室子一句已見

樓昉曰雖王之
國二句詞婉意
深

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
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孟康曰：辭讓帝位不見。不得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
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師古曰：侗之昆弟在故鄉者求訪之而兩將軍將兵擊越者請罷之以賓附於漢也。言親昆弟者謂有服屬者也。朕以王書罷將
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
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
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師古曰：言越兵寇苦之而漢軍亦當相拒。方有戰鬪於越亦非利也。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
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

樓昉曰既歸之
吏又歸之高皇
帝尤為得體

秦觀曰齎食其
使齊田橫以七
十城下漢陸賈

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
長沙土也。師古曰：介隔也。朕不能擅變焉。吏曰：得王之財，不
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
之。蘇林曰：領山名也。如淳曰：長沙南界也。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
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
也。願與王分棄前患。師古曰：彼此共棄故云分。終今以來，通使如
故。故使賈馳論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寇災矣。上
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師古曰：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綿之多少，薄厚之義也。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師古曰：謂東越及甌駼等。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為藩

使南越尉佗去
黃屋而稱臣此
後世用辨士之
明效也
隆按去帝制黃
屋左纛與上乘
相應
又按史記載佗
所上書在下令
國中之前亦才
數語耳

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
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
因為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
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粵
王使為外臣時內貢職師古曰言以時輸入貢職孝惠皇帝即位
義不忍絕所以賜老夫者厚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
士信讒臣師古曰細士猶言小人也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
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師古曰言非中國故云外越即予予牡毋
與牝師古曰恐其蕃息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師古曰辟讀曰僻齒
已長謂老也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

史平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
墓已壞削兄弟宗族已誅論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
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
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削去南粵之籍使
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以伐其邊
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其眾半羸師古曰羸謂劣弱也
南面稱王東有閩粵其眾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
沙其半蠻夷亦稱王師古曰言長沙之人老夫故敢妄
竊帝號聊以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
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

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夫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一器。應劭曰。桂樹中蠹蟲也。蘇林曰。漢舊嘗以故味辛而漬之。以蜜食之也。蠹音丁。故反。生翠四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以聞皇帝陛下。陸賈還報。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遣使入朝。請然其居國竊如故號。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孫胡為南粵王。

立三年。閩粵王郢與兵南擊邊邑。粵使人上書曰。兩

粵俱為藩臣。毋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

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粵義。師古曰。多

猶重也。守職約。師古曰。守藩臣之職而不踰約制。為興師遣兩將軍往

討閩粵。兵未踰領。閩粵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

兵。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迺興

兵。誅閩粵。死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

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

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粵。且先

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要之不可以休好語入見。師古

承

曰怵誘也。不可被誘。怵以好語而入。漢朝也。怵音先。聿反。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

之執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

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曰文王。嬰齊嗣立。即滅其先

武帝文帝璽。李奇曰去其僭號。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嫪氏

女。師古曰嫪音居虬反。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嫪氏女為后。

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師古曰風諭令入朝。嬰齊猶尚樂擅

殺生自恣。懼入見。要以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

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為明王。太子興

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妻時。曾與霸陵

人安國少季通。師古曰姓安國字少季。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

隆按叙兩王以入見不入見為眼目

漢使安國少季諭王。王太后入朝。令辯士諫大夫終

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師古曰助衛尉路

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

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

亂起。亦欲倚漢威。勸王及幸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

書請比內諸侯。三歲壹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

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師古

曰丞相內史中尉太傅之外皆任其國自選置不受漢之印綬。除其故黥劓刑。用漢

法。諸使者皆留填撫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資為

入朝具。相呂嘉年長。美相三王宗族。官貴為長吏。七

隆按叙呂嘉素得衆心為後紕

太后王根本

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

王有連孟康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為秦王連親婚也

晉灼曰秦王即下趙光也趙本與秦同姓故曰秦其居國中甚重粵人信之多為耳目者得眾心

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不聽有畔心數稱病

不見漢使者使者注意嘉執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

嘉等先事發欲介使者權謀誅嘉等師古曰介特也置酒請

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為將將卒居宫外酒行太

后謂嘉南粵內屬國之利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

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不敢發嘉見耳目非是

師古曰異即趨出太后怒欲鋌嘉以矛師古曰鋌謂撞刺之也音

田汝成曰師古云介特也下云介甲也被甲而自衛也两个字同而注不同殊不知介即介導之介

所謂當斷不斷也

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弟兵就舍師古曰介甲也被甲而自衛也弟兵

即上所云弟將卒居外者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廼陰謀作亂王

素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獨欲誅嘉

等力又不能天子聞之罪使者怯亡決又以為王王

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為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

二千人往參曰以好往數人足以武往二千人亡足

以為也辭不可天子罷參兵邾壯士故濟北相韓千

秋師古曰邾川邾縣人也邾音夾奮曰以區區粵又有王應獨呂嘉

為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

秋與王太后弟摎樂將二千人往入粵境呂嘉廼遂

莫實六九五

茅坤曰漢武英
風大略可睹

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使者亂專
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
長安虜賣以為僮奴自脫一時利亡顧趙氏社稷為
萬世慮之意迺與其弟將卒攻殺太后王盡殺漢使
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粵妻
子術陽侯建德為王而韓千秋兵之入也破數小邑
其後粵直開道給食師古曰縱之令深未至番禺四
十里粵以兵擊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使節置塞
上好為謾辭謝罪師古曰謾誑也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
曰韓千秋雖亡成功亦軍鋒之冠師古曰言最為首也封其子

隆按叙討南越
兵類太史公叙
垓下之戰

延年為成安侯。膠樂其姊為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
子廣德為襲侯。晉灼曰襲古龍字乃赦天下曰天子微弱諸
侯力政譏臣不討賊也。師古曰力政謂以兵力相加也。譏臣不討賊者春秋之義。呂
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師古曰言自相置立而心安泰無恐懼。今粵人
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
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僕
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為戈
船下瀨將軍。師古曰從粵來歸義而漢封之出零陵或下離水或抵
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
會番禺。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陘破石門。

隆按南越以番禺為險阻故傳中曰未至番禺曰咸會番禺曰至番禺連絡相應

隆按曰會暮曰遲旦曰以夜脉絡相貫

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以數萬人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廼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粵人。縱火燒城。粵素聞伏波莫知其兵多少。師古曰莫讀曰暮伏波廼為營。師古曰設營壘以待降者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師古曰來降者即賜以侯印而放令還更相招諭之也樓船力攻燒敵。反毆而入伏波營中。遲旦城中皆降伏波。師古曰遲音丈二反呂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又問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為海

常侯。師古曰校之司馬若今行軍總管司馬也粵郎都稽得嘉為臨蔡侯。

隆按此後班書補入

孟康曰越中蒼梧王趙光與粵王同姓。聞漢兵至降

為隨桃侯。及粵揭陽令史定降。漢為安道侯。蘇林曰揭音羯

南海縣粵將畢取以軍降為滕侯。師古曰越將姓畢名取也功臣表滕屬南

陽音來粵桂林監居翁。服虔曰桂林部監也姓居名翁諭告甌駱四

十餘萬口降為湘城侯。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

所發夜郎兵未下。南粵已平。遂以其地為儋耳珠崖

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伏波將軍

益封樓船將軍以推鋒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王凡

五世九十三歲而亡。

隆按末句總前一結

隆按此傳本史記原文而稍刪之並次兩王錯綜而序

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并天下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師古

曰即今之泉州建安是也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粵歸番陽令吳

芮所謂番君者也師古曰吳芮號也番音蒲河反從諸侯滅秦當是

時項王主命不王也孟康曰王號命諸侯不王無諸搖等也以故不佐

楚漢擊項籍無諸搖帥粵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

為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冶師古曰地名即侯官縣是也治音弋者反孝

惠三年舉高帝時粵功師古曰追論其功曰閩君搖功多其

民便附廼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世號曰東甌王后

數世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粵師古曰招閩粵令從之

未肯行獨東甌從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

以故得不誅吳王子駒亡走閩粵怨東甌殺其父常

勸閩粵擊東甌建元三年閩粵發兵圍東甌東甌使

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粵人相攻擊

固其常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中大夫嚴助詰蚡言

當救天子遣助發會稽郡兵浮海救之語具在助傳

漢兵未至閩粵引兵去東粵請舉國徙中國廼悉與

眾處江淮之間六年閩粵擊南粵南粵守天子約不

敢擅發兵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司農韓

安國出會稽皆為將軍兵未踰領閩粵王郢發兵距

盧辨治曰粵人相攻于漢天子無損益也乃為之遣王恢以下九將軍及其降也疾居股以下七人非武帝長駕遠馭之材乎

險其弟餘善與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衆強即幸勝之後來益多師古曰言漢地廣大兵衆

盛強今雖勝之後必更來也滅國乃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罷

兵固國完不聽廼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銜

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王

頭至不戰而殞利莫大焉廼以便宜案兵告大司農

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軍兵曰郢等

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張晏曰繇邑號也師古曰繇音搖乃

使中郎將立丑為粵繇王奉閩粵祭祀餘善以殺郢

威行國中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

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

餘善為東粵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粵反餘

善上書請以卒八千從樓船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

海風波為解師古曰解者自解說若今言分疏不行持兩端陰使南

粵師古曰遣使與相知及漢破番禺樓船將軍僕上書願請引

兵擊東粵上以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留屯豫

章梅領待命師古曰聽詔命也明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

漢兵留境且往師古曰言兵在境首恐將來討之廼遂發兵距漢道

號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領殺漢

三校尉是時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師古

隆按餘善自立為王其心已無漢矣廼漢非性不罪而因王之功是以誅之而使

驕也吞漢將軍
有自來矣

曰齒城陽恭王子也舊封山州侯

不敢擊卻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

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為妄言師古曰妄自尊大也上遣橫

海將軍韓說出句章師古曰句章會稽之縣浮海從東方往樓

船將軍僕出武林師古曰揚僕也中尉王溫舒出梅領粵侯

為戈船下瀨將軍出如邪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東

粵東粵素發兵距嶮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

數校尉殺長史樓船軍卒錢唐椽終古斬徇北將軍

師古曰錢唐會稽縣也椽姓終古名也椽音袁為語兒侯孟康曰越中地也今吳南亭是師古

曰語字或作籒或作籒其音同自兵未往故粵衍侯吳陽前在漢漢

使歸諭餘善不聽及橫海軍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

王維禎曰咸入東粵句與前傳咸會番禺句同例

攻粵軍於漢陽及故粵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謀俱

殺餘善以其眾降橫海軍封居股為東成侯萬戶封

敖為開陵侯師古曰功臣表云開陵侯建成以故東粵建成侯斬餘善侯二千戶而此傳云

名敖疑表誤封陽為卯石侯師古曰功臣表作卯石與此不同疑表誤橫海將

軍說為按道侯橫海校尉福為繚婁侯師古曰繚音遼婁音於耕

反福者城陽王子故為海常侯坐法失爵從軍亡功

以宗室故侯及東粵將多軍多軍奇曰多軍名漢兵至棄軍降

封為無錫侯故甌駱將左黃同斬西于王封為下邳

侯師古曰鄜音郭於是天子曰東粵隄多阻閩粵悍數反覆

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之間東粵地遂虛

隆按末以天子語並結之

隆按朝鮮傳仍
更記原文稍易
數字

朝鮮王滿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師古曰戰國時

燕國略得此地為置吏築障師古曰障所秦滅燕屬遼東外

徼漢興為遠難守復脩遼東故塞至沮水為界師古曰

水在樂浪縣屬燕燕王盧縮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

人推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沮水居秦故空地上

下障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

師古曰燕齊之人亡居此地及真番朝鮮蠻夷皆屬滿也都王險李奇曰地名也會孝惠

高后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

夷毋使盜邊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

上許之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

隆按朝鮮之滅
固右渠自取迺

漢遣兩將軍又
兩使使者窮兵

外夷則釁啓于
涉何也贊謂其

好事之臣有以
哉

盧舜治曰朝鮮
東方之夷也叙

秦及漢初曰屬
遼東外徼曰復

修遼東故塞曰
保塞外蠻夷毋

使盜邊叙元封
曰使涉河謀諭

曰遣接船將軍
左將軍曰使衛

山往諭使濟南
太守往正之錯

綜其詞而武帝
之勤師自見

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師古曰滿

死傳孫右渠者其孫名也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師古曰

天子師古曰真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闕弗通師古曰

轉之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師古曰

曰譙責讓也音才笑反何去至界臨沮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

鮮裨王長師古曰長者裨王名也送即度水馳入塞

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弗詰拜何為

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攻襲殺何天子募罪

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勃海兵五

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誅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

軍卒多率遼東士兵先縱如淳曰遼東兵多也敗散多還走坐

法斬師古曰於法合斬樓船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

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擊樓船樓船軍敗走將軍

僕失其眾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

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天子為兩將未有利乃使

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

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

疋及餽軍糧人眾萬餘持兵方度沮水使者及左將

軍疑其為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

疑使者左將軍詐之遂不度沮水復引歸山報天子

隆按摹寫兩將不相得而相疑處甚江

茅坤曰即李懷光與李晟之屯汴橋兩將異指鮮有不敗者

誅山左將軍破沮水上軍迺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

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城守數月未能下左將

軍素侍中幸師古曰親幸於天子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

船將齊卒入海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

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

朝鮮大臣迺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師古曰與樓船為要約而請降

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

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不肯心

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得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

軍罪師古曰意疑也今與朝鮮和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

隆按素所意應
上心意班氏兩
下意字見非其
實也

隆按許遂史記
作誅遂許字是

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乃使衛山諭降右渠。不能顯決，與左將軍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令左將軍戲下，執縛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許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陶、尼谿相參將軍王啖。應劭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師古曰：相路人一也，相韓陶二也。

尼谿相參三也。將軍王啖四也。應氏乃云五人，誤讀為句。謂尼谿人名失之矣。不當尋下文乎啖音類。

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

益急，恐不能與。師古曰：不能與，猶言不如也。王又不肯降。陶啖路

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迺使人

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

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子

最。師古曰：相路人前已降漢，而死於道，故謂之降相。告諭其民，誅成已。故遂

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封參為濶清侯。

師古曰：畫音獲。陶為秋苴侯，啖為平州侯，長為幾侯。最以父

死，頗有功，為涅陽侯。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垂計

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師古曰列口縣

名也度海先得之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黃震曰班氏之論贊善文帝賜尉佗書惻怛懇到情見乎辭有人心者孰不為之感動

隆按先王以德禮招攜懷遠則無事于勤兵矣好事之臣何庸以開邊釁哉贊不滿五臣之意溢于言外

黃震曰班氏之論贊善文帝賜尉佗書惻怛懇到情見乎辭有人心者孰不為之感動

贊曰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而句踐亦以粵伯。秦滅諸侯。唯楚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獨滇復寵。及東粵滅。國遷眾。繇王居股等。猶為萬戶侯。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發於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何。遭世富盛。動能成功。然已勤矣。追觀太宗填撫尉佗。豈古所謂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者哉。師古曰春秋左氏傳僖七年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故贊引之

漢書評林卷之九十五 終

